



序言

好友小強讓我為他的新書《「文明衝突」的背後》寫個序，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任務。作為一個編輯，我自己很少寫什麼文章，總喜歡對別人的東西評頭論足，有時過於挑剔，可能還得罪過人。既然是當了二十多年的編輯，看的文章多了，就在心裡面留下了對這些作者的劃分，大概分量最重的，就是我所評判的標準：「用功」還是「不用功」。小強的「用功」是我最佩服和最應該學習的。且不說 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以來，他所研究的領域總追蹤時代，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去用功地探索。《「文明衝突」的背後》同樣是有感而發，不停留於發感慨的空談，而是用功地搜尋緣由和發展，探索真諦。從去年他開始著手研究，初稿、修改稿，發給我看，許多我所關注的問題，可以在文章中找到回答，我追隨著這「解讀」，以彌補自己對當今世界這麼大

問題的認識上的不足。

三年前的 9.11，當飛機撞上紐約的世貿大廈，也撞擊了我們的思想和靈魂，記得在那些日子裡，我曾經和一些朋友討論，我認為，美國一定會好好想一想，調整它的外交政策。朋友反對我的說法，告訴我，正好相反。事實當然是朋友對，我錯。當我看到西方世界那些我所一直喜歡的作家、演員、教授站在反戰的一邊，我懷著希望，人類追求文明的力量，追求世界各民族、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力量，可以遏止壓迫和強權，當然，還是我錯。

為什麼這些並非無知莽夫的伊斯蘭青年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消滅另一生命？是什麼使標榜捍衛人權、民主和自由的人從不願意思一想別的民族的境遇，他們真正在想什麼，他們有權利選擇什麼！什麼原因在冷戰結束以後，這個世界不但沒有走向一個更好的世界，反而充滿了戰火和不人道？小強說，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從已有的公平出發，搞經濟改革，追求效率；資本主義陣營從已有的效率出發，搞社會改良，注重公平。兩大陣營的對抗和競爭，付出鉅大代價，畢竟從不同的方向，推動人類整體的社會進步。」力量平衡的打破，結果就是帝國霸權的恃強凌弱，所有的文明與進步力量都在明火執仗的強權下顯得那麼憤怒的無奈。我不喜歡這樣的世界，我感到深深的哀傷。

本來，追求社會正義，追求人的尊嚴，追求自由與平等是最基本的普世價值的底線，在今天，卻可不一定是唯一的「政治正確」。當年一起戰鬥的改革戰友，因為仇恨共產黨，所以認定美國可以而且應該充當世界警察去「人權高於主權」！為了「改革」的目標——建立私有產權，所以，俄羅斯的私有化絕不會比國有制更不公平，即便是黑手黨也能最終建立秩序！本來，崇尚自由與平等就得剷除強權——無論是獨裁政府還是帝國霸權，怎麼就變成了如此的雙重標

準？普世價值已經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扭曲了。有的人變得利欲熏心，有的人變得麻木不仁，「理想主義」成了珍稀品。

小強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些天，「也有人熱淚涔涔，憂心忡忡，卻不是由於個人的不幸」這句子，總盤旋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放到他的身上再恰當不過了。

很久很久以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還是孩子，能夠得到的書是那麼少，卻把裡面讀到的警世名言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成為激勵自己度過跌宕起伏青少年時期的精神食糧。當時有一批蘇聯小說，《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麼》和《落角》等，記得最清楚的就有這麼幾句：「也有人熱淚涔涔，憂心忡忡，卻不是由於個人的不幸」，和「好人永遠激動」，可惜我已經找不回當年我的記滿箴言的本子，是其中哪本書中的句子也分辨不明了，不過，人就是這樣，青年時代的一兩句話，足以融於自己的血液中，成為自己一輩子所思所行的習慣。

我們了好問的年齡裡，尋找問題的答案，我們在不上學的學生時代裡如飢似渴地讀一切可以獲得的書。從馬克思、列寧到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從德熱拉斯、薩特到愛倫堡；從政治到文學；從「垮掉的一代」到唐詩宋詞。那些白皮書、黃皮書和灰皮書，為我們展開了一個複雜而又新鮮的世界，打開了我們心靈的窗戶，也點燃了我們去思索的火花。三五個朋友，常常要冒著陷入囹圄之災的危險，聚集在一起，交流讀書的心得，縱論天下大事與小事，討論什麼是理想世界，討論什麼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也討論什麼時候，怎麼樣的情勢下才可能結束這樣的「文革」，使中國走出當時的「動亂」，使中國人民真正過上好日子。身處特殊的歷史時期，懷抱著理想，我們互相滋補著知識與思想，靠了這些養料，於是，我們長成不斷發問，不斷尋找答案的人。

我相信，正是有過那一段特殊經歷錘煉的人，當他們投身於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的大潮之中，他們總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即便是孤立無援，即便是處於逆境，即便是屢戰屢敗，還是會屢敗屢戰，探索真理的腳步從未停下。因為心裡永遠抱持著「理想、希望、追求——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們熱愛的東西。」張承志這樣說。而小強正是這麼做的。

2004年9月11日